

明

紀

冊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明紀卷五十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寅凡三年

十一年春正月戊辰就撫於隨州頓首熊文燦前曰愚民犯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 丁丑洪承疇及曹變蛟等回軍擊賊於梓潼斬首五百餘級四川總兵官羅尙文及安縣副使吳麟瑞亦大破過天星等賊走還陝西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追及揮刀擊之面流血獻忠幾被禽其部下救以免遂逃至穀城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大破賊舞陽光山固始間四日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 丁亥裁南京冗官 二月太子慈烺出閣 初侯恂坐豆屯事下獄帝欲重譴之刑部尙書

鄭三俊屢讞上不稱旨讒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 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得失楊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庶子黃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與清華選又言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獄帝追論舊講官姚希孟請漕儲全折爲非黃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道周再奏再被詰至三奏乃已景昉復疏救三俊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 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

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甲辰命授
任學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
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署鎮許定
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任學倚以自彊賊之再入
陝西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
慶陽寶雞孫傳庭方出扼商維還軍戰於合水破走之獲大天王二
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澄城傳庭分
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
不殺遂降張獻忠創甚不能戰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偵知

陳洪範隸熊文燦麾下大喜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
恩得不死公豈忘之耶願帥所部軍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爲告文燦
文燦許之湖廣巡按御史林鳴球僉事王瑞柟謀於左良玉將俟其
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柟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

王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
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栴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
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獻忠遂踞穀城處
其衆於四郊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驕勅次則羅汝才
國能獻忠旣降餘賊大譟而去改稱十三家汝才及李萬慶馬光玉
馬進忠惠登相賀一龍賀錦蘭養成順天順義王九家最著一龍稱
革裏眼錦稱左金王養成稱亂世王者也是時賊勢頗衰文燦擁兵
德安不敢擊三月戊寅賀逢聖致仕楊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
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嗣昌言洪承疇專辦秦賊賊
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
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則河
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
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

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
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
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代因軍民愛
戴請削宮保尙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
賊踰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嗣
昌終右文燦文燦實不知兵旣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
主之所請無不由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總督貴湖雲

川廣兼巡撫貴州少保尙書朱燮元卒燮元鎮西南久軍資贖鍰歲
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
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才犯法卽親愛必誅有功廝
養不遺賞也禦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河南人據塢壁自保
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踞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爲赤張任學不能
大創也馬進忠西走潼關李萬慶馬光玉賀一龍順義王九條龍衆

十餘萬萃麻城黃安巡撫湖廣都御史余應桂諭降光玉一龍未至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熊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北爲左良玉所扼折而走廣濟蘄水李自成自洮州軼出番地洪承疇令曹變蛟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餘賊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賊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賊犯延安孫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帥標兵自中部遏其東檄曹變蛟自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捷聞帝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楊嗣昌格不奏夏四月辛丑熊文燦受張獻忠降於穀城王瑞

桷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不用瑞桷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
文燦庇不聽 穀城知縣阮之鈿上疏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
所要求之地實兵饟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
心效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官可守無民可牧庫
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
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
不能用 黃應恩悍戾溫體仁張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
字不當復爲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張至發不諳故事
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楊士聰論之
至發揭請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應恩會復故
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鶴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
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
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

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賊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戊申得旨回籍調理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之去 熒惑守尾百餘日己酉退行尾八度揜於月越十九日退尾入心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救鄭三俊會孔貞運爲首輔復揭救三俊及錢謙益乃許三俊配贖謙益削籍瞿式耜贖徒 五月癸亥朔策試考選官於中左門親定之下輔臣再閱孔貞運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擬悉不從先是田維嘉等擬授王章任濬涂必泓李嗣京主事章等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五人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故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 帝以火星逆行諭廷臣修省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

罪東廠緝事尤冤濫而詔有哀懇上帝語中書舍人陳龍正讀之泣
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皋陶贊舜曰罪
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
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
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
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
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諭提督王之
心不得輕視人命大理寺副高倬以刑獄繁滋法官務停閣請敕諸
司剋期奏報刑部尙書劉之鳳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
月賊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
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
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輒遲疑不敢遽發 流賊旣大熾朝廷
又有東顧憂楊嗣昌陰主款議適太陰掩熒惑嗣昌歷引前史以進

蓋爲互市地也何楷疏駁之言嗣昌引漢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
賞之說引唐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宋太平興國連年
兵敗事欲借以申不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
更不知指斥安在給事中錢增南京御史林蘭友亦先後言其非皆
不問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兩畿山東河南大
旱蝗 帝之考選也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
謁孔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卽上疏
劾之帝奪景昌俸貞運遂引疾壬寅致仕 程國祥以度支益匱四
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帝遂行
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
國祥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破賊新野又大破之遂平解其圍斬
獲三千有奇時十三家賊聚南陽熊文燦在裕州下令殺賊者償死
賊不肯從則賚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帝詔得狀曰文燦大言無

實給事中李清論其失策清春芳元孫也熊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賊逸於余應桂所分地文燦劾應桂後期誤軍楊嗣昌以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乃陳撫勦始末白己無罪言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五部得收餘燼勢復振迨賊西潰後又遮飾上聞妄報斬級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運椒鹽魚肉與通市而賊反因之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燦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文燦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環哭竟不敢治一兵麻城文燦壻家也蘄水文燦家園也而猶如是餘可知矣是以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洛已久調度

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饟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旣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欺君乎帝不省應桂逮至下獄初應桂貽書文燦言獻忠必反可先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鄖陽撫治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以告文燦文燦再糾應桂應桂再疏辨帝卒遣應桂戍左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曹變蛟所扼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李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參政樊一蘅偕副將馬科賀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自毛文龍據東江海疆賴之後陳繼盛黃龍沈世魁代其部下往往爲亂中朝素以縻饟爲憂及是島中無帥職方郎中趙光抃愆

患楊嗣昌撤之盡徙其民寧錦諸島一空二十年積患頓除而於邊計亦左焉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現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之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饟日絀民貧旣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定特假是爲名耳乙卯楊嗣昌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禮部尙書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時劉宇亮爲首輔傳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五人國觀嗣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國用望輕廷推不與特旨擢用五人中惟逢年翰林餘皆外僚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刑部無人乃以復粹代之而宇亮則初由吏部也初

大清兵拔遷安逆案削籍侍郎郭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
卻聘書尙書梁廷棟論之鞏下獄坐死嗣昌巡撫山永鞏鄉人爲鞏
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嗣昌由是與東林
郅旣以奪情入閣會盧象昇丁外艱又奪情薦陳新甲代之少詹事
黃道周乃草三疏同日上之一劾嗣昌言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小
小勃谿猶以法治之奈何冒喪數倫獨謂無禁一論新甲言其守制
不終走邪徑托捷足一論遼東巡撫方一藻力詆和議之非道周亦
與廷推帝疑其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爲鄭鄭脫罪遂下吏
部行譴嗣昌因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
庇凶徒飾前言之繆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修撰劉同
升言嗣昌綴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乃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
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
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若附和黨比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

教矣編修趙士春言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敢背家學負明主視綱常掃地哉二疏入帝大怒而何楷林蘭友亦抗疏詆斥嗣昌秋七月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